



「粵曲考級試」 借力倫敦音樂學院 讓粵曲走向專業 唱響歐亞

大家都知道西方音樂演奏、跳舞表演等有分級去定你的專業水準，西樂樂器演奏都是透過評級制度來判定你的演奏水平，例如鋼琴有1-8級，供愛好者來報考，如果學生都通過了考試8級或以上，就可教學或者繼續考演奏級。中、西方音樂在香港共存，每個人按自己的愛好、特長選擇藝術方向，而粵曲今年也開始可屬於自己的評級制度，向西方音樂看齊，這是香港粵劇學者協會與西倫敦大學攜手設立「粵曲評級」，考試參考英國西倫敦大學的英國倫敦音樂學院考試的評級機制，簽發的證書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並確認它的標準等同其他得到認可的考試。

■採訪：陳儀雯



■倫敦音樂學院考試總監約翰·侯活和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湛黎淑貞

雖然近年粵劇文化又開始受到關注，政府亦加以投放資源去推動，但是粵曲終究不能成為「貼地」的謀生方法或者主流娛樂。為了給社會、尤其新一代的青年人增加對粵劇的認同感，一眾粵劇愛好者籌備了好幾年的時間，為粵曲的社會地位提升迎來一個新突破。經過無數次的會議和討論，非牟利機構香港粵劇學者協會衝出亞洲板塊，聯同現時隸屬英國西倫敦大學的英國倫敦音樂學院，舉辦了首屆「西倫敦大學倫敦音樂學院暨香港粵劇學者協會粵曲考級試」。這無疑把粵曲在國際地位推上了另一個層次，不再僅僅存在於廣東、香港和澳門，也同時讓這門藝術在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漸漸受到關注。

將粵曲帶到專業領域

從八歲就開始登上粵劇舞台的黃綺雯，現在是香港粵劇學者協會的理事，她是要將粵曲帶到專業領域的推手，也是評級試的其中一個考官。她從一個粵劇演員變成一個粵劇教師。黃綺雯憶述早在16年前就已經有為粵曲加設考試評級制度的想法，因為她一直有個疑問，「既然大部分藝術學習，例如鋼琴、唱曲、跳舞等都有評級制度，那為什麼粵曲不能同樣擁有自己的評級呢？」她嘗試過給香港藝術發展局寫計劃書，希望在香港推廣粵劇文化卻沒有被批核。1998年她成立粵劇少年團，招收5到15歲的學生，「因為我深深相信粵劇應該也是從小學習和培養。」同年她舉辦了一個粵劇演出，1,400個座位全院滿座，反應熱烈，而這一份感動讓她堅持粵劇藝術至今。經過兩年半和其他粵劇愛好者的努力，終於成功讓粵曲評級，令學生可以有目標學習，在個人能力、知識、技術的層面上把這門藝術規範化。她感嘆這個計劃除了努力以外，也需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不做就會太遲了。目前他們設立的「粵曲考級試」考試參考英國西倫敦大學，一般音樂考試的評級機制，分為1-8級，考生可按自己的程度選擇考試的級別。考試以唱為主，演唱部分佔考試的80%，其餘對話、視唱及聽辨口試則一共佔20%，滿分為100分，得到65分為合格。除了分數以外，考官還會在簽發的成績單上給予評語，讓考生更清楚自己的優點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考官希望通過粵曲中的對話、輕音、旋律和樂理，反映出學生的理論知識，讓他們除了唱作以



■「粵曲考級試」首天的考官為陳守仁教授(右)和黃綺雯老師

外，也多花時間尋求理論、樂理知識。考生獲證書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並確認它的標準等同其他得到認可的考試。倫敦音樂學院考試總監約翰·侯活(John Howard)：「我早在1980年代就對中國傳統音樂很感興趣，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讓我去支持粵曲——中國其中一種傳統風格的音樂。」約翰·侯活除了覺得給粵曲評級對雙方機構都很有意義以外，還相信粵曲可以在歐洲受到更多人的認識。「我很希望，也相信有這個可能性。現時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粵曲可以建立歐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興趣，也讓他們有更廣闊的視野。」

考試令學生鑽研藝術

陳守仁博士，是評級考試其中一個考官，與粵劇團隊做了很多研究工作，參考頒佈資格，希望通過粵劇考級試，讓學生可以梳理自己所學的粵劇知識，讓他們可以精益求精地鑽研這門藝術。「選擇西倫敦大學是因為它的歷史最悠久，創校已經達100年，向這所院校取經、學習考試制度非常重要，而且它還曾經與世界各地例如非洲、亞洲不同國家合辦傳統音樂考試，非常具接受性。我覺得這個評級試其實非常友善，因為它只是用來評估學生水平、理論知識，學生各施各法學習粵劇，但是這個考試並不抵觸他們的學習方法，反而能給學生一個水平概念。」這次評級試裡有一個對考生年齡作出的有趣統計，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介乎24-40歲的人報考，出現明顯斷層。陳博士認為，現象反映出這年齡層的人一般在打拚事業的階段，粵劇是一門深奧的藝術，他們一方面沒有太多時間學習，另一方面也比較崇洋。反而到了一定的年齡，步入另一個階段，經濟穩定也多出了時間，就會開始對國粹感興趣。「我會鼓勵不同的人去學習粵劇，因為我們本身就說粵語，更容易領略

很深的層面，反之學習西方音樂，語言和文化的不同，大部分人只能徘徊在膚淺的階段。那樣為什麼我們不學習自己的傳統音樂呢？」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湛黎淑貞表示，「考級試的目的，是提升粵曲演唱的水平。要是考生考慮把粵劇成為職業，他們可以成為粵劇演員或粵曲教師。現時學唱氣濃厚，但水平參差。未來通過考試得到國際的認證，對學生上外國大學、香港的中學文憑試，都有幫助。」她又認為，當社會對水平要求高的時候，分級試、文憑試就可把從業人員的水平分高下。現在他們仍未發展至教師文憑試（約一、二年後就會舉辦），到時學生拜師學藝自會有所選擇取捨。

擁抱近在眼前的文化珍品

粵劇於2009年9月30日獲聯合國批准，是香港首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居港的香港人每天都要用粵語溝通，而我們又經常強調市民必須撐廣東話在社會上的生存空間，要延續一個語言文化，我們是否反思過自己對粵語的認識呢？如果通過粵曲我們可以抓住粵語的精髓，何不嘗試從粵曲開始入手，了解我們每天都在用的粵語呢？香港人每天忙於改變，害怕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賺錢，希望改善生活質素，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最珍貴的是隨著過去不同時代帶到今天的文化藝術。現在，粵劇既被世界認可，也有專業資格證明，要是我們可以好好正視粵劇帶給我們的文化資產，香港人對自己的內心會不會略增安全感，而不同年齡層的人會否開始欣賞粵劇，甚至在地鐵溫習工尺譜而自豪呢？曾居住亞洲一段時間的約翰·侯活體會過社會瞬間的變遷，但是他希望人們不要畏懼轉變，因為只要還有堅持的人，就有堅持的價值。「我覺得文化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我以前住在新加坡，也有一樣的情況，某些文化、習俗會慢慢沒落。但是群體裡面還是有活躍的一群，有年輕人接班，他們承傳有質量的技藝和新發展方向。傳統文化往往不是受社會矚目的一群，但只要粵劇裡還有願意參與和付出的人，哪怕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社會的建設和文化改革，它還是有推行的可能性的。」



■考生陳道全(右)感覺粵劇是博大精深藝術

唱出專業 成為職業

「有一個笑話，我有一個朋友在地鐵複習戲曲的時候，會把工尺譜摺疊成A5手掌般大小的紙，生怕別人看見，會被取笑。」任美霞是第一屆粵曲考級試的考生，聽完她分享這個小故事，大家也忍不住笑起來，對粵劇的某種既定老土印象彷彿一直刻在很多香港人的腦海裡，然而笑聲不過暫時蓋過了一種嘆息。陳道全、謝燕兒和任美霞是這次評級試的其中三個成人考生，年齡介乎40到60歲。陳道全坦言，「一開始討厭粵曲，那時候只是陪着太太參加卡拉OK粵曲班，但是從中卻慢慢感受到粵劇的博大精深。可能因為我是男人，會比較理性地去鑽研粵曲的結構、理論，找出原因，而女性偏向於感性地唱、去欣賞內容。粵曲這門藝術只會讓人越追越深。」這次他很有信心能考過5級的考試。任美霞過去是一名中文教師，她表示



■考生陳道全(左)、謝燕兒(中)和任美霞(右)

13歲10歲學生想成職業

13歲的姚懿津和10歲的陳心悠是應屆報考了三級的考生，她們都是深受外婆的影響而開始學習粵劇。姚懿津覺得這次評級試幫助了她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水平和發聲的方法，也讓她在課餘更有目標地學習。而陳心悠四、五歲就開始學習粵曲，是因為當時和外婆看粵劇，然後喜歡上裡面女主角的飾物和駢馬。「參與這次考試剛開始也會緊張，之後變成開心，除了增長了樂理的知識外，學習粵曲讓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國歷史的朝代、文字、曲譜以及功夫技巧，讓自己四肢更協調，希望粵劇將來可以成為自己的職業。」



■考生陳心悠(左)和姚懿津

■考生陳心悠在2018年全球微粵曲大賽香港賽區青少年組獲得季軍和最佳台風獎

洋人也愛粵曲

去年在網上紅極一時的四名分別來自意大利、美國和奧地利的女生，在AFS國際交流文化計劃香港成立30周年的晚會上演唱粵曲《帝女花》，受到網民熱烈讚賞，不但唱功了得，咬字也清晰、標準。由於她們熱愛中國文化，也支持廣東話，所以她們一共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練習唱粵曲，藉此傳揚粵曲技藝，台下獲得不少掌

聲，網上也贏得了眾人的歡心，甚至喚起了網民對粵曲的關注。其實香港確實存在着不少對粵劇感興趣、而且鼓起勇氣去學習的外國人。2016年，26歲的John Clifford來自美國波士頓，多年前隻身漂洋過海來到香港只為了一個粵劇夢。他是地道的粵劇迷，喜歡聽，也喜歡唱，更精通中樂樂器，例如揚琴、二胡等。2018年他完成了戲曲藝術學士學位，現在他決心留在香港，成為一個粵劇配樂師。



■考生任美霞劇照